

中国的真正 民主

在毛田公社中

路威·艾莉

中国的群众民主

伊斯雷尔·爱波斯坦



人民，只有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毛泽东

红砖厂青年报 VOY 译

1967年

引言

中国的七亿人民正向世界展示真正的民主——人民民主制度是怎样运作的。群众革命力量的潜能体现在大众参与，群众学习和理解，群众的追求民主的权利。

自从中国解放(1949年)后，任何重返中国的人都认为中国人民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是向我们展示的一幅生动美好的画卷。但是什么比这些更具重要意义呢？是人民，是人民群众他们自己造就了这些变革的成果，而且他们亲身经历了这些改造的过程。

来自中国内陆省份湖南的一名老农告诉路威·艾莉：“当人民当家做主的时候，变革就到来了。”关于这位老人全部所说的话，正像路威·艾莉在关于毛田公社的文章中所写的那样，今日居住在中国农村的人们正在经历的是真正令人感到震惊的变革。

同样生动和富有意义的是中国劳动人民的思维方式与世界观的转变。艾莉观察到，“每个问题可否得到解决，取决于人民对待它的态度是怎样的。”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在文章中写到，今天中国人民对待革命运动的态度、观点和行动“反映了客观物质资料的生产分配等等矛盾和问题与人民对其相应的现实需要的关系，反映了社会运动形势的客观需求——社会主义建设沿着正确的道路顺利发展。”

经作者及《东方地平线》年刊编辑处同意再版——北美\$5

香港高十纬路18号一楼

在毛田公社中

路威·艾莉

我们没有选择一年中天气条件最好的时段来到毛田。当我们在湖南东北方从昔日红军革命的中心县城平江向北方跋涉时，正值多云而又寒冷的十二月。我们越过山脉行进一百四十公里进入岳阳县，然后沿沙河（Sa River）^[1]的河岸前进到达了毛田村。在我们到达毛田村之前，为了穿过这条河，我们离开并穿过原来的大路，沿着一条新的公路前行十七公里后抵达目的地。我们在路上经过了月田（Yueh Tien）、黄田和公田（Kung Tien）。“田”是田野的意思。这里山丘前后紧密相接，每片谷地都具相当大的经济价值。

毛田村是岳阳县“楚”（chu）之一的总部所在地，其下辖四个公社，总人口达四万余人。毛田曾是一个极度贫困的地区，当地党的干部和人民群众通过自力更生与艰苦奋斗摘掉了贫困的帽子，而得以在全国闻名。我是在北京解释文革的一次会议上听到它的名字，会上只是说它在湖南的后山地区，这自然更加激起了我对于毛田的兴趣。我向当地党委询问是否可以去参观毛田，在得到当地许可后，我得知它位于距岳阳市很远的洞庭湖旁的山上。

岳阳这个地方因其在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而远近闻名。我来到岳阳县不是像曾经的诗人那样去写自己登临岳阳楼的感触，而是想看看这些年来在湖南同乡毛泽东所领导的伟大斗争的激励之下，山村里的人们都做了些什么？

当我们目睹变革时

当我们离开公路，进入毛田村所辖地方时，就亲眼目睹了经历变革后所展现出来的东西。来到毛田，几乎无需用什么语言来形容看到的景象，我们只要环顾四周，这幅画卷便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前些年荒芜和饱受侵蚀的山丘现在变成了茶园。茶园的周围种满了果树，果树的树干如雪濡润后那般白亮。山上梯田在毛田人民焕然一新的面貌与干劲之下得到改造。一座座新式住房，一所所新式学校，一个个新成立的合作社在这片山丘上矗立落成。

在一所学校外面，学生们正准备迎接一所来访中学的游行队伍，我们恰巧在路上碰到了他们，他们到达毛田起码要到傍晚。这群来自其它县的学生们年纪大约在十一到十六岁之间。他们看起来一点也不像是风尘仆仆奔赴此地的旧书生，而是穿戴十分

[1] 本文中音译的地名、人名均在后标出英文拼写。

整洁，朝气蓬勃的革命青年。他们带着的红旗和身上不同款式的衣服的颜色交织着，分外夺目。他们用蓝布裹着包裹并把着色的毛主席画像携带的在队伍的最前面。这群年轻人追求革命理想的步伐永不停歇，此次后会继续进行他们的北部之旅，将在北边穿过岳阳和平江而去往长沙和韶山。他们当中大多数人为看起来尽可能的像老红军，一些人甚至仿效在人民歌剧《东方红》中所穿的着装——脚上红色的裹腿的蓝色上衣和缝着红星的帽子。即使拖着酸痛的双脚的他们仍坚定决心且快速地向远方迈进着。这确实是使青年人变得更加坚强的伟大时期，同样是一块人文与自然地理的实践教育的沃土。

那么再说到毛田。那里的四个公社从毛田的中心向四周呈 30 度外扩散，其中最远的两个公社在高山上。由于此行时间较短，我们最好优先访问距离村中心最近的那几个公社。

冬天傍晚的谈话

这些天在村中度过的冬天的一个晚上的情景令人十分难忘。社员们在黄昏时分吃了饭，之后开会并进行民兵演习。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内，这里排满了活动，一直持续到睡觉时间。姓杨的“楚”地的书记也是岳阳县的副书记。他身材矮小，性格刚毅，长有湖南人的典型相貌。他是毛田本地人，也是一位出色的领导人。他坐在炭盆前跟我讲了许多毛田解放前的革命往事。他讲到了日本军队在毛田施行罪恶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活动，当地游击队英勇反击国内外反动派的故事。一场又一场的斗争，直到我们谈到了前几年，那时，人民已经获得了他们所需要的信心，他们需要重新评价他们的土地和生活。现在毛田的粮食产量是 1949 年的两倍，那么当时如何在覆盖着白色石英砂的红土地上耕种？只要人们有着敢于尝试的精神，那么这里就会存在他们意料之外的许多收入来源。除山货和林产品外，小溪中的金粉、小型矿藏都可以采挖并出售。

在来到毛田的第一天早晨，我们参观正在改造中的梯田。以前所有不同高度和规模的梯田现在被统一改造成长方形的，且不久后将会在其上使用机械耕作。在过去地主拥有很多土地，并要求佃农交出他们 60% 的收成，没有一个贫农是愿意这样做的。现如今，曾经的贫下中农连同公社里的生产大队队员达一千人，一起站出来重新成为土地的主人。当社员们改造完梯田后，他们将目光放在了两个山谷间陡降的山嘴上，总的想法是把这些都移除掉。当地人们甚至商议完全把村子移到更高的山上。1959 年他们修建了一座拦蓄水库的大坝。大坝灌溉了几个山间谷地，且在一年 2/3 的时间内

为城镇提供足够多的电力。毛田初冬时气候通常是干燥的，水库水位也很低。尽管如此，水库里饲养着大量肥美的鱼以供捕捉。鱼儿们有引人注目的大个头，且非常美味可口。

一家农舍

我们驻留在一位农民家中喝早茶。他的妻子端茶进来，衣着朴素但很漂亮。是的，他们老两口相处的很好。在口粮方面，他们家六口人，人均每年有五百斤粮食。他们家的大儿子已经当了兵，但最小的一个还在上学。他们在冬天买进了大约一百斤红薯和同等数量的粗粮，还有像茶和棉花一类的其它生活必需品。曾有人说过这个山区不适合种植棉花。听老一辈的人说棉花在这里种是开不了花的，解放后的许多年里，当地棉衣被褥所用的棉花都是从外地引进的。现在在这个公社，不但可以生产所需的棉花，还可以大量地卖给国家。茶叶也是这样的新作物，其次是水果，主要是梨和橘子。这些农产品最远出口到香港。诚然，当地经历了伟大变革，毛田村周遭的土地每年可带来每亩 1300 斤的收成，与过去的单一作物经济相比，那时连每亩 300 斤都是种奢望。现在更出色的耕作方式，更优质的化肥，更科学的种子遴选，以及更坚决的精神，使一块土地上能够每年生长三种作物，并计划进一步提高总产量。

我询问了老农在毛田迎来改革前的家庭收入的问题。他说道，那时家里每天的口粮从没超过半斤，剩下的都是些蔬菜或红薯。他还告诉我说：“你应先看看我们这儿土地的变化！之前都是分割成小块的土地，山顶好比秃子的头。然后我们把它们梯田化，将土覆盖在地面，开始种茶树，果树，棉花，现在连那些白色的石英沙山都在生产财富！”

当人民当家做主时，变革就不远了。

这一天清晨时分，当我们走出房门，去看正在田间劳作的群众时，多数年纪大的农民拿着红宝书在一起学习。之后我们路过了一个大约 50 人组成的特殊的学习领导班子。而后，在经过一所小学时，我们走进学校，看到所有学生都在学习并背诵红宝书。毫无疑问，毛田的这个冬天正在成为历史，也是在这个冬天，人们真正了解了毛主席的作品对他们、对他们的工作和未来意味着什么。走在山坡上到处都可以听到《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这样的革命歌曲。红旗在各处迎风飘扬。有的家庭不满足于只在大门上挂一张毛主席像，有的挂两张甚至三张。

一幅极不相同的画面

在过去悲惨的地主统治时期，我们可以看到一幅极不相同的画面。这天清晨，我们和一位 56 岁的农民一边喝茶一边交谈着。他清楚地记得在毛田遭日本军队杀戮和扫荡，和被国民党强征入伍的农民们，几乎没有一个人活下来。农民阶级值得同情的一生是在残酷与麻木不仁的旧统治阶级的压迫与剥削之下度过的。湖南是毛主席的故乡。他想，只是感谢他坚持革命，为革命找到前进的道路，他们就应该比别的地方做得更好。

我们走进村中规模大且与城乡经济来往密切由政府指定农贸市场，之后还去了村中的供销社。我们在此行中看到了村中乃至城乡间商品流通和经济往来何其繁盛。个别经济部门专门收购人们从家里或山上带回来的东西——从野生动物皮、草药到废弃的家用物品。

我们环顾四周，看到几队红卫兵在远处山边的小路上一字列队行进着。他们到这里是向当地公社学习的。他们的红旗在满是小树的园林中摇曳，如同昔日红军行军跋涉时那般。在大革命时期，该地位于湖南、江西和湖北的交界。听过去的人讲该地区无法栽种多种珍稀树种，但现在这些树种已在当地大规模地进行培育。

在娱乐性的公社文艺汇演上演出了这么一幕戏剧：一位村民因毛田闹饥荒而搬到湖北居住。多年以后，他儿子叫他回到家乡毛田。于是他带上棉花、大米和其它生活所必需的物品出发了。但当他带着大包行李赶回毛田时，就惊讶地发现他所带的东西在毛田不仅有大量富余，还比湖北境内价格便宜。

过去因毛田为大范围野草和茅草所覆盖的特点，故人们很容易理解该地被称作“茅田”的这一事实。如今毛田的“茅”字改换为毛主席的“毛”。当毛田人登上山谷远望消失在茶树丛、云杉树丛或者桐树林中的野草只在山边一角迎风起伏，他们心中感慨到旧时代的农民登临这里，目力所及定是遍地荒草。

毛田所属四个公社原约有四万亩稻田。毛田公社社员们以此为基础，在一旁山坡上挖掘改造 1.5 万亩梯田来种植小麦、蔬菜，还有棉花、红薯，另又挖掘改造 1.5 万亩梯田来种植茶树和果树。人们开始对新的经济制度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一旁的山腰边和山顶种着云杉，在其边缘和零散的角落里种着油桐。四周其它的山坡上是被社员们改造后的果园。爬上被一排排整齐的茶树覆盖着的山脊，我们回头可以看到山下满是种着冬小麦还有蔬菜的田地，随后到了山脊顶端顺山势向下望去，那生长着繁茂的云杉木林地。

学习小组

一天清晨，南冲（Nan Chung）公社的生产大队向我们揭示了什么是这场人民革命运动的大方向。每个生产队都设有自己的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每个小组都可张贴红色小报，从图表、文章再到图片都是组员学习的主要途径。每一学习小组都设有指导员和经社员评定的优秀学习楷模。说到学习楷模，有位值得学习的典例，那就是有着五个孩子的三十八岁的妇女——左腾阳（Tso Teng-yang）。在过去她在众人眼里是非常蠢且笨的，但通过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实践，使得她再次掌握了生活的价值所在。尽管她最大的孩子年仅十一岁，但她仍能把琐碎的家务事打理得井井有条，以致她大多数时间都能参加到了生产队的集体劳动中去，所以去年其所挣的工分实际上已经超过了 2000。她的丈夫终日在田中劳作，也和其他男性生产队队员们一样对琐碎的家务事不管不问，即便如此，她丈夫一年下来也仅挣得 3500 多工分。

而后，我们一行人在南冲公社的一个生产队里碰到了郭世珍（Kuo Shih-chin）和他妻子。这对夫妇年五十多岁，他们作为优秀的林务员和养猪能手，依旧为公社奉献着一切。他们的故事为人们所知，把自己私有的猪和牛交给公社的人，把自己家最好的房间提供出来作为学习室的人，不遗余力地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渴望为他人、为集体做更多的事。每个人都努力寻找帮助他人的新方式，这里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似乎愈贫困的地方经革命风暴席卷后的改变就愈彻底愈迅速。毛田很好地说明了这点，即使在一个像毛田这样的最穷的地方，如今是做的最好的。简方（Jan Fang）生产队所耕作的酸土壤无疑是毛田村最贫瘠的。简方生产队计 183 户人家，共 806 人，拥有 763 亩稻田和 120 亩旱地。队里共产党员有十一人，共青团员三十名，能够参加到集体劳动中的共有 635 名生产队队员，登记加入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的队员计 550 人。180 户人家的家中都挂有毛主席画像。生产队里共放有三百本毛泽东的著作，九百份毛主席的“老三篇”，还建有八所会议室，可容纳 165 人学习。在田地里更加科学和系统的翻耕与施肥方法为简方生产队带来了不错的收成，相比过去只能打 300 斤粮食，而今每亩最多可打下 1280 斤粮食。于是简方生产队队员在 1965 年首次拒绝了政府下发的救济粮，那年后又实现了棉花自给。所有人都能有足够的棉花来制做其需要的棉衣了。事实上，毛田村的棉衣保有量甚至远远高于城市平均水平。青年人必须在毛田暖和的冬天脱下些棉衣，这是因为北方寒流刚刮过一两天后，当地天气就转暖了。在过去阳光明媚的晴天，青年人宁愿光着脚也不愿穿上橡胶运动鞋。但现在他们觉得自己必须看起来最好，就目前而言，这意味着衣服，（成为了）新的社会地位象征。

在一天暖和的下午，我们爬上毛田左近的一座山谷，来到社员们正进行梯田改造的地方。山坡旁的小路上整齐地摆着一排橡胶运动鞋，只见年轻的劳动者们脱下鞋，

迈着轻快的步子，热火朝天地劳动着。那有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奔跑时双脚几乎没有碰到地面，看他推着空篮子和扁担回来拿更多东西，似乎真的在飞。然而在湖南潮湿天气下的刺骨寒冷中又或是在冬天结霜的清晨，令劳动者们真正舒服的是穿上袜子和雨鞋干活，现在他们就是这样做的。

南冲公社革委会下辖十二个生产大队和一片林场。我们见到充当各个生产队间的联系纽带的十四名生产队干部，他们当中的每位都会负责收集核算各个生产队生产的统计数据，以便促进各个生产队间集体生产的团结性和效率，除此外还要为集体做其他事。每个生产队派驻一名干部，生产队干部会与其他生产队队员一齐参与集体劳动。南冲公社的社员们坚持旅行搞大串联且要把握党委工作正确方向，他们通常选择农忙时节干实际工作。这十四名干部中有三个都是毕业于当地初中的年轻女孩。

旧与新

初到毛田的人也许会把毛田村落周围废弃的东西看成旧的石质农作物剥离器和固定的碾米机。现在可以把一辆队用牵引车搭组在一座小型碾米机上来迅速高效地完成生产任务。故而毛田现兴建的以柴油能源为动力的新碾米厂可以实现更高的生产效率。毛田农村的农业机械化道路是不会停止的。毛田人用电来照明已经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卡车、拖拉机、碾米机以及机械榨油机也相继在如此偏远的毛田投入生产以供公社社员集体使用。旧时毛田人民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减轻一场与专制、暴政、洪水、瘟疫进行的极微弱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所带来的痛苦。

城乡青年的交流串联，甚至伴随电影与广播电台一并传入毛田，这为当地农村带来了迎接新生事物的新思潮。经钢筋混凝土打造的桥梁使毛田通行的公路更加坚实耐久。毛田年轻的工农子弟们徒步赶赴韶山毛主席故居参观。在韶山他们碰见从五湖四海到当地学习参观的革命青年并与之交流革命实践经验。如今因社会主义经济顺利发展而远近闻名的毛田吸引着大批长沙和岳阳的学生徒步到访。他们来到毛田这几天，经常在晚上参加公社举办的文艺汇演。青年们在晚会上朗诵红色文章和革命小说令我印象深刻。我在一个山村遇到了他们中的一队人。当时，他们正向四周年迈的村民朗读一部新的小说——《欧阳海之歌》中的章节。现阶段必然会带来城乡大融合，以一种新的方式。

湘粟公社

湘粟公社（Hsiang Ssu）距毛田不是很远。虽然仅隔九公里，但通向毛田的公路有一段被山阻挡，导致人们通行受阻。直到几年前的冬天，人们才克服了这一困难。

公社社员们用大部分自制的一吨半炸药炸开阻挡通行的山体后，两处的公路才得以畅行无阻。这条路不仅把毛田和湘粟公社连接起来，而且和另一条通向湖北通城县的公路交汇。登上公社旁的山顶后放眼山谷纵横起伏美景尽收眼底。

我们参观完湘粟公社新建起的办公室、会议厅，便穿过山谷远眺前方，那里湘粟山轮廓鲜明，山腰间林地繁盛茂密。

我们拜访了十一个生产队中的几个，他们耕种了 11500 亩谷地和 1600 亩梯田，此外还进行了小型采矿活动，在山上种植了云杉和茶树。很难想象此地曾陷于极度贫困，即使是旧日地主与富农也赶不上今天的公社社员的生活水平。旧时当地八成的农民都是贫农，生活悲惨和艰难，一年下来每亩粮食 200 斤都不到。即使他们把山上所有的木材都砍下来烧成炭供取暖和做饭，贫下中农的日子终是一年比一年困顿一年比一年难熬。

而在现在，当地贫下中农的生活水平飞速提高。凭着当地新的三种作物混合种植的经济发展模式，今日贫下中农每户平均可打 900 斤左右的粮食。除了取得如此突飞猛进的发展，公社社员们组织起来挖掘建造的水库大大小小计 850 座。其中一座是大型水库，余下的规模较小。水库建成后，社员们一同开垦的一万亩田地实现了自动灌溉。接下来我们穿过了一片覆盖在山腰上由社员们栽下的茂密的云杉树林，数年前这片土地还是寸草不生。而现在这里的茶树丛葱郁繁茂。我们尝了山上结的可口的苹果、梨和橘子，望见对面山坡上长满了栗子，它们的果实生长饱满。当地过去没有核桃，如今那些八年前播下的种子已经开结果。社员们在集体劳动，就像他们在当地所努力实现的目标，种下 800 万株具经济价值的树木，然后陪伴它们发芽成长。

和毛田四周谷地里的梯田一样，山上的稻田在今年的冬季也进行着改造。由于有些山坡陡峭，上一阶的台地墙比较高，多数是石面的，其足足有十英尺高。这导致了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近 2000 亩稻田既深又泥泞不堪，不易耕作。这个问题之前造成一名农家少年溺毙田中的横祸。于是社员们对此采取解决措施。他们在田中挖出足够深的土坑，再用石头和沙子混合物打成地基，最后把再掘出的土堆推回并覆盖在坚实的地基上，互助合作与正确的精神使得这一切在几年内得以完成。湘粟公社党委办公室的对面有座小山被社员们移平后用来建设一座新储物仓。“不，虽然我们这有丘陵，”他们说，“但我们不能使种庄稼的土地白白浪费掉，更重要的是我们打算搬回仍屹立于这片沃土之上的老住处。”

学习与实践

太多的水，太少的水——即使在山丘沟壑间问题仍同样存在，丰雨期时稻田排水沟必须排泄过量雨水，以避免淹死秧苗。早期时，需要使用五台柴油驱动的水泵抽水灌溉稻田。

劳动人民的社会实践活动无不反应了毛泽东深刻而通俗的思想为工农群众所掌握且具体运用的事实。

我们在一名社员家中碰见把《为人民服务》全篇背诵下来的六岁小男孩，只见他两手插着兜，毫无磕绊地背完全文。当我们问到他是如何将所学文章的内容付诸实践时，他先从口袋掏出来收获了的蓖麻油豆子说：“我一边收集这些豆子……我也帮住在附近的老奶奶打扫厨房……我还帮着照看婴儿……额还有……还有……就是我要收集这些蓖麻油豆子。”说完，他脸上露出了质朴的笑，便蹦蹦跳跳地走开了。

如同南冲公社生产队所做的那样，湘粟公社每一生产队中都存在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集体的榜样故事。个人尽己所能的贡献只有在集体劳动中才富有现实意义。这是他们所学的教导给他们的，一条村路绵延在山谷间，路两旁房子的外墙都画有大红壁画，壁画上印着金色字体的毛主席语录。公社所有人对当下流行的歌曲耳熟能详。这场运动有如一股飓风在古旧的农村席卷，为农村带来对革命新的理解乃至要求变革现状的实践运动，更坚定了不屈服于帝国主义任何形式的压迫的决心。

在返回毛田的路上，我们驻足参观了一所新建于小山腰上的半工半读的农业中学。学校周围有充裕的土地以供栽种各类树木，整改很多梯田。学校大多数学生在第一次造访韶山之后，就动身前往井冈山。井冈山是一个革命老区，今冬华中大部分中学生初访韶山后的聚集地。留下来的人正在为当地做一些实际的工作，他们帮助运送用以建造学校的石料与木材。这些学生中学毕业后直接进入公社生产队从事农业生产实践，还将所学到的专业知识传授给其他社员们。（在这里）首先，他们学到了一个教训“我们活着是为了什么？”，当他们在脑海里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将继续前进。

最后一天下午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旅居毛田的五天很快就要结束了。最后一天下午，我们一行人再次围坐在暖和的炭盆旁听县委书记总结当地的工作。即便是1966这样的丰收年里，许多自然灾害和生产困难仍需克服。当年春天迟来的一场雪冻坏大亩田中的嫩芽。六月暴发的一场夹杂着大量山中白石英砂的山洪冲垮了大面积农田。紧随而来的是年底四个月持续干旱，当地处于长时间的早期内，理论上讲旱情应该特别严重，但是由于公社社员集体开挖的380口井和6500片水池供水灌溉，四座水库建成投入使用，旱

情得到有效缓解。

我们还谈到当地社员们生活环境和质量的改变，毛田四个公社晚上用以照明的灯光昏暗的铜油灯如今怎样被电灯所替代的过程。谈及当地所有贫下中农怎样获得属于他们自己的蚊帐、被褥、搪瓷盆和优质的瓷器，我们知道这些生活必需品旧日里仅归地主富农所有。书记谈到了一位老人的感人事迹，这位老人拒绝退休享受补贴，要求继续为集体劳动并取得不小的成就。还谈到生产队里有位年已 84 岁的老农现在仍然和年轻人在田里共同劳动。还有位身体健壮的老农在带他两个肌肉强健的儿子劳动时总要求干最苦最累的活。这位老人成为劳动英雄年已 72 岁，今年 76 岁了仍在田里劳作。之后他告诉我，社员们为了彼此而互相帮扶的许多榜样事迹，有的接纳照顾无依无靠的老人，有的志愿为医院急需输血的病人输血。对话过程中书记还提到一位叫薛恒林 (Hsueh Heng-lin) 的老人，老人曾抱着社里两只待宰的牛的脖子说：“我要把这些牛牵去饲养起来。在今后的集体经济条件下，我们必须养殖更多的牲口，以提高集体劳动的生产效率。”薛恒林今年已经 72 岁了，过去的八年里，他倾其全部精力畜养这些牛和牛犊。所有公社社员十分感激他。随着新的工作的完成，牛群是必不可少的，这让他觉得自己给了伙伴很多力量。在身体健康的情况下不停止做事的想法在这里根深蒂固。生活生产中，这些生动具体的例子数不胜数。毛田“楚”有五家医疗站，有八十四名医务人员。曾经流行的大多数痼疾现今都已被消灭。

我们聊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直聊到晚上，聊到新修的公路，聊到如今再次变绿的山坡，聊到整个“楚”如何去学校学习前进道路的方法，聊到肥料的生产和使用，聊到老百姓家里中神龛，路边神庙以及祖庙供奉的一切虚幻形象的抛弃，迷信的力量至少从新一代人的头脑中消失了。

最后一天，我们参观了毛田四个公社中的第三个公社。它以“毛田”为名，也是十一个生产队之一。它的条件与前文描述的两个乡村的条件几乎相同，不过，它的手工业生产令人瞩目。在其金属加工车间负责生产 185 种日常用品，主要是农具和厨具。它还生产了一种橡胶轮胎手推车和坚固的硬木框架，其生产的大批硬木门框供农场和家庭日常使用。

这里最大的问题是沙河的防治，当洪水泛滥时，沙河覆盖了大部分山谷土地。这条河虽已筑有大坝，但仍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为了使山上覆盖更大面积的树木，社员们需要开挖新的河道，疏浚旧河道，在山上修建一个调节水量的大坝，还有挖掘河床淤积的泥沙。我们看见社员在山内修建的一条新公路，人们把大的钢筋混凝土管道

抬到山上正在施工的一座小型电力抽水工程处，只见七个人就一齐抬起了重达 700 斤的管子。中国解放后的这些年里，世界上很少有人能认识到中国农村的改造成果是多么的令人难以置信。

向前看

毛田，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就拿这些例子来说吧，冬天旧式的屋内取暖方法会在家里产生过量的烟雾，这会伤害老年人的眼睛，最终必须找到新的燃料来源。公社社员们在生产实践中知道高海拔的山上仍需进行更大面积的绿化。湖南蕴藏着十分丰富的水力发电资源，今后仍需逐步开发，还有电网建设要向公社的山区方向扩展。待到这两个主要问题解决后，家庭取暖造成的煤烟问题和植树造林的绿化问题也会在未来随之得到解决。目前砍树用做燃料的农民和植树的农民之间仍存在巨大的矛盾，而这一矛盾会在家里添置些普通的电热设备后逐渐消失。此外，农村和田地上的机械化进程应向更高水平提升。毫无疑问，所有这些问题和矛盾都将在未来的社会条件下被解决，已经攻克了如此多困难的人们将在更大规模下共同前进。

每一个人民切身的问题是否得到解决取决于人民对待他的态度如何。

至于其他的事，即使不多说我们也很享受其所带来的乐趣。毛田当地所有的事物是那样淳朴简单——孩子们抽陀螺比赛的场景，六名工人以旧时奉为圭臬的方法去使用柴油驱动的楔子，然而工人们已经知道他们工作的机械化进程现时得到了迅速推动。那些抱着正笑呵呵的胖小孩的妇女们。青年人就像他们的父辈那样，迈着轻快的步伐，时刻准备在未来去进行新的长征。